



醫學源流論

陸心

中武 9  
206  
2





門武  
號 206  
卷 2



胎產論

婦科之最重者二端。墮胎與難產耳。世之治墮胎者。往往純用滋補。治難產者。往往專於攻下。二者皆非也。蓋牛產之故。非一端。由于虛滑者十之一二。由于內熱者十之八九。蓋胎惟賴血以養。故得胎之後。經事不行者。因衝任之血。皆為胎所吸。無餘血下行也。苟血或不足。則胎枯竭而下墮矣。其血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內熱。火盛陽旺而陰虧也。故古人養胎之方。專以黃芩為主。又血之生。必由于脾胃。經云營衛之道。納穀為寶。故又以白朮佐之。乃世之人。





專以參芪補氣。熟地滯胃。氣旺則火盛。胃濕則不運。生化之源衰。而血益少矣。至于產育之事。乃天地化育之常。本無危險之理。險者。千不得一。世之遭厄難者。乃人事之未工也。其法在乎產婦不可令早用力。蓋胎必轉而後下。早用力。則胎先下墜。斷難舒轉。于是橫生倒產之害生。又用力。則胞漿驟下。胎已枯澁。何由能產。此病不但產子之家不知。卽收生穩婦亦有不知者。至于用藥之法。則交骨不開。胎元不轉。種種諸症。各有專方。其外或宜潤。或宜降。或宜溫。或宜涼。亦當隨症施治。其大端以養血爲主。蓋血足

則諸症自退也。至于易產強健之產婦。最多卒死。蓋大脫血之後。衝任空虛。經脈嬌脆。健婦不以爲意。輕舉妄動。用力稍重。衝脈斷裂。氣冒血崩。死在頃刻。尤忌舉手上頭。如是死者。吾見極多。不知者以爲奇異。實理之常。生產之家不可不知也。



病有不必服藥論

天下之病。竟有不宜服藥者。如黃疸之類是也。黃疸之症。仲景原有煎方。然輕者用之俱效。而重者俱不效。何也。蓋疸之重者。其脇中有囊。以裏黃水。其囊並無出路。藥祇在囊外。不入囊中。所服之藥。非補邪卽傷正。故反有害。若輕病則囊尙未成。服藥有效。至囊成之後。則百無一效。必須用輕透之方。或破其囊。或消其水。另有秘方傳授。非泛然煎丸之所能治也。痰飲之病。亦有囊。常藥亦不能愈。外此如吐血久痞等疾。得藥之益者甚少。受藥誤者甚多。如無



至穩必效之方。不過以身試藥。則寧以不服藥爲中醫矣。

方藥離合論

方之與藥。似合而實離也。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變易血氣。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殊體。入人腸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聖人爲之製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輔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旣成。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揀縱之法。有大權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謂之有藥無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雖良善。而其藥有一二味與病不相



關者謂之有方。無藥譬之作書之法。用筆已工。而配合顛倒。與夫字形俱備。而點畫不成者。皆不得謂之能書。故善醫者分觀之。而無藥弗切于病情。合觀之。而無方不本于古法。然後用而弗效。則病之故也。非醫之罪也。而不然者。卽偶或取效。隱害必多。則亦同于殺人而已矣。至于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則內經詳言之。茲不復贅云。

古方加減論

古人製方之義。微妙精詳。不可思議。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髮。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沈痼艱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若必每病製一方。是曷有盡期乎。故古人卽有加減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現之症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卽於是方之內。因其現症之異。而爲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用桂枝湯。若見項背强者。則用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則用桂枝加厚朴



杏子湯。下後脉促胸滿者。桂枝去白芍湯。更惡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湯。此猶以藥爲加減者也。若桂枝麻黃各半湯。則以兩方爲加減矣。若發奔豚者。用桂枝爲加桂枝湯。則又以藥之輕重爲加減矣。然一二味加減。雖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減之藥。若桂枝湯倍用芍藥。而加飴糖。則又不名桂枝加飴糖湯。而爲建中湯。其藥雖同。而義已別。則立名亦異。古法之嚴如此。後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則卽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則卽曰小柴胡湯。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參也。用猪

苓澤瀉。卽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專在桂枝也。去其要藥。雜以他藥。而仍以某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則歸咎於病。或則歸咎於藥。以爲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卽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遂相戒以爲古方難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然則當何如。曰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症。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依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症。自然不倍於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







不朽者其前後名家如倉公扁鵲華佗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爲宗枝正脈耳旣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于宋人并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騁私見迨乎有明蹈襲元人緒餘而已今之醫者動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若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以外無幾也如謂宋元所製之方則其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爲典章若謂自

明人以前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品而爲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間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爲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刪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遑矣







單方治之。則藥性專而無製。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醫者不可以此嘗試。此經方之所以爲貴也。然參考以廣識見。且爲急救之備。或爲專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禁方論

天地有好生之德。聖人有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之。豈非天地聖人之至願哉。然而方之有禁。則何也。其故有二。一則懼天下之輕視夫道也。夫經方之治病。視其人學問之高下。以爲效驗。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變化無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義有所不解。機有所莫測。其傳也。往往出於竒人隱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難。則愛護之必至。若輕以授人。必生輕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愛惜。此乃人之情也。一則恐發天地之機也。禁方之



藥其製法必奇。其配合必巧。竊陰陽之柄。窺造化之機。其修合必虔誠敬慎。少犯禁忌。則藥無驗。若輕以示人。則氣洩而用不神。此又陰陽之理也。靈樞禁服篇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之所禁。割臂歃血之盟也。故黃帝有蘭臺之藏。長桑君有無泄之戒。古聖皆然。若夫詭詐之人。專欲圖利。托名禁方。欺世惑眾。更有修煉熱藥。長慾道淫。名爲養生。實速其死。此乃江河惡習。聖人之所必誅也。又有古之禁方。傳之已廣。載入醫書中。與經方並垂。有識者自能擇之也。

### 古今方劑大小論

今人以古人氣體充實。故方劑分兩甚重。此無稽之說也。自三代至漢晉。升斗權衡。雖有異同。以今較之。不過十分之二。余親見漢時有六升銅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湯。傷寒大劑也。桂枝芍藥各二兩。甘草二兩。共八兩爲一劑。在今只一兩八錢。又分三服。則一服不過五錢。三分零。他方有藥品多者。亦不過倍之而已。况古時之藥。醫者自備。俱用鮮者。分兩以鮮者爲準。乾則折算。如半夏麥冬之類。皆生大而乾小。至附子則野。生者甚小。後人種之。乃肥大。皆有確証。今人每



方必十餘味。每味三四錢。則一劑重二三兩矣。更有熟地用至四兩一劑者。尤屬可怪。古丸藥如烏梅丸。每服如桐子大十九。今秤不過二三分。今則用三四錢至七八錢矣。古末藥用方寸七。不過今之六七分。今服三四錢矣。古人用藥分兩未嘗從重。周禮遺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六斗四升日鬴四鬴共二石五斗六升為一人一月之食則每日食八升有餘矣。蓋一升只二合也。二十年來。時醫誤閱古方。增重分兩。此風日熾。即使對病元氣不勝。藥力亦必有害。况更與病相反。害不尤速乎。既不考古。又無師授。無怪乎其動成笑柄也。

古今方劑大小論

今之論古方者。皆以古方分兩太重為疑。以為古人氣體厚。故用藥宜重。不知此乃不考古。而為此無稽之談也。古時升斗權衡。歷代各有異同。而三代至漢。較之今日僅十之二。余親見漢時有六升銅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湯。乃傷寒大劑也。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共八兩。二八不過一兩六錢。為一劑。分作三服。則一服藥不過今之五錢三分零。他方間有藥品多而加重者。亦不過倍之而已。今人用藥必數品各一二錢。或三四錢。則反用三兩外矣。更有無知妄人。



用四五兩作一劑。近人更有用熟地八兩為一劑者。尤屬不倫。用丸散亦然。如古方烏梅丸。每服如桐子大二十九。今不過四五分。若今人之服丸藥。則用三四錢至七八錢不等矣。末藥只用方寸七。不過今之六七分。今亦服三四錢矣。古人之用藥分兩。未嘗重於今日。周禮遺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注。六斗四升曰鬴。四鬴共二石五斗六升。為一人一月之食。則每日食八升有餘矣。而謬說相傳。方劑日重。即此一端。而荒唐若此。况其深微者乎。蓋既不深。思考古。又無名師傳授。無怪乎每舉必成笑談也。

藥誤不即死論

古人治法。無一方不對病。無一藥不對症。如是而病猶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醫之咎也。後世醫失其傳。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無所主也。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風。總名也。其類有偏枯。痿痺。風痹。歷節之殊。而諸症之中。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腫。總名也。其類有皮水。正水。石水。風水之殊。而諸症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盡然。醫者必能實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減何藥。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論何病。總以陰



虛陽虛等籠統之談概之。而試以籠統不切之藥。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輕。適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對症之藥。亦奏小效。皆屬誤治。其得免於殺人之名者何也。蓋殺人之藥。必大毒如砒鴆之類。或大熱大寒峻厲之品。又適與病相反。服後立見其危。若尋常之品。不過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而病氣自退。正氣自復。無不愈者。間有遷延日久。或隱受其害而死。更或屢換庸醫。徧試諸藥。久而病氣益深。元氣竭亦死。又有初因誤治。變成他病。輒轉而死。又有始服有小效。久服太過。反增他病而死。蓋日

日診視。小效則以為可愈。小劇又以為難治。並無誤治之形。確有誤治之實。病家以為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醫之咎。因其不即死而不之罪。其實則真殺之而不覺也。若夫誤投峻厲相反之藥。服後顯然為害。此其殺人。人人能知之矣。惟誤服參附峻補之藥而即死者。則病家之所甘心。必不歸咎於醫。故醫者雖自知其誤。必不以此為戒。而易其術也。







之熱與乾姜之熱迥乎不同。同一寒藥而石膏之寒與黃連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誤用禍害立至。蓋古人用藥之法並不專取其寒熱溫涼補瀉之性也。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其藥似與病情之寒熱溫涼補瀉若不相關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舉。學者必將神農本草字字求其精義之所在而參以仲景諸方則聖人之精理自能洞曉而已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機而天下無難治之症矣。

劫劑論

世有奸醫利人之財取効于一時不顧人之生死者謂之劫劑。劫劑者以重藥奪截邪氣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時即出必漸消漸托而後盡焉。今欲一日見効勢必用猛厲之藥與邪相爭或用峻補之藥遏抑邪氣藥猛厲則邪氣暫伏而正亦傷藥峻補則正氣驟發而邪內陷一時似乎有効及至藥力盡而邪復來元氣已大壞矣。如病者身熱甚不散其熱而以沉寒之藥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禦之瀉痢甚不去其積而以收斂之藥塞之之



類。此峻厲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劑參附。一時陽氣大旺。病氣必潛藏。自然神氣略定。越一二日。元氣與邪氣相併。反助邪而肆其毒。為禍尤烈。此峻補之法也。此等害人。之術。奸醫以此欺人而騙財者。十之五。庸醫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為醫者不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

製藥論

製藥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詳于宋之雷斅。今世所傳雷公炮炙論是也。後世製藥之法。日多一日。內中亦有至無理者。固不可從。若其微妙之處。寔有精義存焉。凡物氣厚力大者。無有不偏。偏則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則用法以製之。則藥性之偏者醇矣。其製之義。又各不同。或以相反為製。或以相資為製。或以相惡為製。或以相畏為製。或以相喜為製。而製法又復不同。或製其形。或製其性。或製其味。或製其質。此皆巧于用藥之法也。古方製藥無



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氣性。如桂枝湯中用白芍。亦卽有相製之理。故不必每藥製之也。若後世好奇眩異之人。必求貴重怪僻之物。其製法大費工本。以神其說。此乃好奇尙異之人。造作以欺誑富貴人之法。不足憑也。惟平和而有理者。爲可從耳。

人參論

天下之害人者。殺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殺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後殺其身者。人參也。夫人參用之而當。寔能補養元氣。拯救危險。然不可謂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爲物氣盛而力厚。不論風寒暑濕痰火鬱結。皆能補塞。故病人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或邪微而正亦憊。或邪深而正氣怯弱。不能逐之於外。則於除邪藥中。投之以爲驅邪之助。然又必審其輕重。而後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傾之功。乃不察其有邪無邪。是虛是寔。又佐以純補溫熱。



之品將邪氣盡行補任。輕者邪氣永不復出。重者卽死矣。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卽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爲良藥。價賤爲劣藥。而常人之情。無不好補而惡攻。故服參而死。卽使明知其誤。然以爲服人參而死。則醫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盡。此命數使然。可以無恨矣。若服攻削之藥而死。卽使用藥不悞。病寔難治。而醫者之罪已不可勝誅矣。故人參者。乃醫家邀功避罪之聖藥也。病家如此。醫家如此。而害人無窮矣。更有駭者。或以用人參爲冠冕。或以用人參爲有力量。又因其

貴重。深信以爲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參一用。凡病之有邪者。死者卽死。其不死者。亦終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蓋向日之人參。不過一二換。多者三四換。今則其價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錢二錢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兩。而家已蕩然矣。夫人情于死生之際。何求不得。寧恤破家乎。醫者全不一念。輕將人參立方。用而不遵。在父爲不慈。在子爲不孝。在夫婦昆弟。爲忍心害理。并有親戚朋友。責罰痛罵。卽使明知無益。姑以此塞責。又有孝子慈父。倖其或生。竭力以謀之。遂使貧窶之家。病或稍愈。一家



醫學源流論 卷一  
終身凍餒。若仍不救。棺殮俱無。賣妻鬻子。全家覆敗。醫者誤治。殺人可恕。而逞已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惡甚于盜賊。可不慎哉。吾願天下之人。斷不可以人參爲起死回生之藥。而必服之。醫者必審其病。寔係純虛。非參不治。服必萬全。然後用之。又必量其家業。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參之後。死生無靠。然後節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醫。殺命破家于人之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禍。亦在人之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 用藥如用兵論

聖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而毒藥則以之攻邪。故雖甘草人參。誤用致害。皆毒藥之類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猶之好戰勝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設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後興。藥之設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後用。其道全也。故病之爲患也。小則耗精。大則傷命。隱然一敵國也。以草木偏性。攻藏府之偏勝。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後無喪身殞命之憂。是故傳經之邪。而先奪其未至。則所以斷敵之要道也。橫暴



醫學源流論 卷上  
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則所以守我之巖疆也。挾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則敵之資糧已焚。合舊疾而發者。必防其併。則敵之內應既絕。辨經絡而無泛用之藥。此之謂向導之師。因寒熱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謂行間之術。一病而分治之。則用寡可以勝衆。使前後不相救。而勢自衰。數病而合治之。則併力搗其中堅。使離散無所統。而衆悉潰。病方進。則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氣。所以老其師。病方衰。則必窮其所之。更益精銳。所以搗其穴。若夫虛邪之體。攻不可過。本和平之藥。而以峻藥補之。衰做之日。不可窮民力也。寔邪

之傷。攻不可緩。用峻厲之藥。而以常藥和之。富強之國。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選材必當器械。必良剋期。不愆布陣。有方。此又不可更僕數也。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







陳列之症皆合。更檢方中所用之藥。無一不與所現之症相合。然後施用。否則必須加減。無可加減。則另擇一方。斷不可道聽塗說。聞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論其因之異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雖所用悉本于古方。而害益大矣。

湯藥不足盡病論

內經治病之法。鍼灸爲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導引、按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蓋服藥之功。入腸胃而氣四達。未嘗不能行於臟府經絡。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則病屬有形。藥之氣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針灸等法。卽從病之所在。調其血氣。逐其風寒。爲實而可據也。况卽以服藥論。止用湯劑。亦不能盡病。蓋湯者盪也。其行速。其質輕。其力易過而不留。惟病在榮衛腸胃者。其效更速。其餘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醫者豫備以待。一時急用。視其



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則病無遁形。故天下無難治之症。而所投輒有神效。扁鵲倉公所謂禁方者是也。若今之醫者。祇以一煎方為治。惟病後調理。則用滋補丸散。盡廢聖人之良法。卽使用藥不誤。而與病不相入。則終難取效。故扁鵲云。人之所患。患病多。醫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變愈多。而醫家之道愈少。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

本草古今論

本草之始。仿于神農。藥止三百六十品。此乃開天之聖人。與天地為一體。寔能探造化之精。窮萬物之理。字字精確。非若後人推測而知之者。故對症施治。其應若響。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變化。已無病不治矣。迨其後。藥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為七百二十品。後世日增一日。凡華夷之奇草逸品。試而有效。醫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書。至明李時珍。增益唐慎微證類本草為綱目。考其異同。辨其真偽。原其生產。集諸家之說。而本草更大。



備此藥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則亦後人試驗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廣。然皆不若神農本草之純正。真確。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後世所增之藥。則尤有不足憑者。至其詮釋大半皆視古方用此藥醫某病。則增注之。或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此藥為專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已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寔非此藥之功。而強著其效者。種種難信。至張潔古李東垣輩。以某藥專派入某經。則更穿鑿矣。其詳在治病不必分經絡藏府篇。故論本草。

必以神農為本。而他說則必審擇而從之。更必驗之于病。而後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採取。餘則止可于單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後世所增之奇藥。或出于深山窮谷。或出于殊方異域。前世所未嘗有者。後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異氣之所鍾。造物之機。久而愈洩。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識之。以廣見聞。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功種植。既非山谷之真氣。又加灌溉之功。則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則名寔之訛也。當時藥不市賣。皆醫者自取而備之。迨其後有不常用之品。後人欲得而用之。尋求採訪。或誤以他物充之。或以別種代之。又肆中未備。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藥遂失其真矣。其變遷之因。寔非一端。藥性既殊。卽審病極真。處方極當。奈其藥非當時之藥。則效亦不可必矣。今之醫者。惟知定方。其藥則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雖有神醫。不能以假藥治真病也。

藥性專長論

藥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熱能治寒。性燥能治濕。芳香則通氣。滋潤則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全一發散也。而桂枝則散太陽之邪。柴胡則散少陽之邪。全一滋陰也。而麥冬則滋肺之陰。生地則滋腎之陰。全一解毒也。而雄黃則解蛇虫之毒。甘草則解飲食之毒。已有不可盡解者。至如鱉甲之消痞塊。史君子之殺蛔虫。赤小豆之消膚腫。蕤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睡。白鶴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則尤不可解者。此乃藥性之專長。卽所謂單方秘方也。然人



止知不可解者之爲專長。而不知常用藥之中亦各有耑長之功。後人或不知之而不能用。或日用而忽焉。皆不能盡收藥之功效者也。故醫者當廣集竒方。深明藥理。然後竒症當前。皆有治法。變化不窮。當年神農著本草之時。既不能睹形而卽識其性。又不可每藥歷試而知。竟能深識其功能而所投必效。豈非與造化相爲默契。而非後人思慮之所能及者乎。

煎藥法論

煎藥之法最宜深講。藥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飪禽魚羊豕。失其調度。尚能損人。况藥專以之治病。而可不講乎。其法載于古方之末者。種種各殊。如麻黃湯先煮麻黃去沫。然後加餘藥全煎。此主藥當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湯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藥後須啜熱粥以助藥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則以甘瀾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則以白飲和服。服後又當多飲煖水。小建中湯則先煎五味。去渣而後納飴糖。大柴胡湯則煎減半去渣再煎柴胡。



醫學源流論  
加龍骨牡蠣湯。則煎藥成而後納。大黃其煎之多寡。或煎水減半。或十分煎去二三。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藥之法。不可勝數。皆各有意義。大都發散之藥及芳香之藥。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疎。盪補益滋膩之藥。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總訣也。故方藥雖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藥必無效。蓋病家之常服藥者。或尚能依法爲之。其粗魯貧若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難愈也。若今之醫者。亦不能知之矣。况病家乎。

### 服藥法論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雖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則非特無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發散之劑。欲驅風寒出之于外。必熱服。而煖覆其體。令藥氣行于榮衛。熱氣周徧。挾風寒而從汗解。若半溫而飲之。仍當風坐立。或僅寂然安卧。則藥留腸胃。不能得汗。風寒無暗消之理。而榮氣反爲風藥所傷矣。通利之藥。欲其化積滯而達之于下也。必空腹頓服。使藥性鼓動。推其垢濁。從大便解。若與飲食雜投。則新舊混雜。而藥氣與食物相亂。則氣性不專。



而食積愈頑矣。故傷寒論等書服藥之法。宜熱宜溫。宜涼宜冷。宜緩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飽宜飢。更有宜湯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圓。其輕重大小。上下表裡。治法各有當。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義。必有得于心也。

醫必備藥論

古之醫者。所用之藥。皆自備之。內經云。司氣備物。則無遺主矣。當時韓康賣藥。非賣藥也。卽治病也。韓文公進學解云。牛溲馬渤。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醫師之良也。今北方人稱醫者爲賣藥先生。則醫者之自備藥可知。自宋以後。漸有寫方不備藥之醫。其藥皆取之肆中。今則舉世皆然。夫賣藥者不知醫。猶之可也。乃行醫者竟不知藥。則藥之是非。眞僞全然不問。醫者與藥不相謀。方卽不誤。而藥之誤多矣。又古聖人之治病。惟感冒之疾。則以煎劑。



醫學源流論  
卷一  
爲主。餘者皆用丸散爲多。其丸散有非一時所能合者。倘有急迫之疾。必須丸散。俟丸散合就。而人已死矣。又有一病止須一丸而愈。合藥不可止合一丸。若使病家爲一人而合一料。則一丸之外。皆爲無用。惟醫家合之。留待當用者用之。不終棄也。又有不常用。不易得之藥。儲之數年。難遇一用。藥肆之中。因無人問。則亦不備。惟醫者自蓄之。乃可待不時之需耳。至于外科所用之煎方。不過通散營衛耳。若護心托毒。全賴各種丸散之力。其藥皆貴重。難得及鍛煉之物。修合非一二日之功。而所費又大。亦不得爲一

人止合一二丸。若外治之圍藥、塗藥、昇藥、降藥、護肌、腐肉、止血、行瘀、定痛、煞痒、提膿、呼毒、生肉、生皮、續筋、連骨。又有薰蒸、烙灸、吊洗、點湯等藥。種種各異。更復每症不同。皆非一時所能備。尤必須平時豫合。乃今之醫者。既不知其方。亦不講其法。又無資本以蓄藥料。偶遇一大症。內科則一煎方之外。更無別方。外科則膏藥之外。更無餘藥。卽有之。亦惟取極賤極易得之一二味。以爲應酬之具。則安能使極危極險極奇極惡之症。令起死回生乎。故藥者。醫家不可不全備者也。



此方論

世有書符請仙而求方者。其所書之方。固有極淺極陋極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誤人者。亦有極高極古極奇極穩。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托名呂純陽。或托名張仲景。其方亦宛然純陽仲景之遺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夫乩者機也。人心之感召。無所不通。既誠心于求治。則必有能治病之鬼神應之。雖非真純陽仲景。必先世之明于醫理。不遇于時而死者。其精靈一時不散。遊行于天地之間。因感而至。以顯其能。而其人病適當愈。則獲遇之。此亦有



其理也。其方未必盡效。然皆必有意義。反不若世之時醫。用相反之藥以害人。惟決死生之處。不肯鑿鑿言之。此則天機不輕洩之故也。至于不通不典之方。則必持乩之術。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誠。非真乩方也。

熱藥誤人最烈論

凡藥之誤人。雖不中病。非與病相反者。不能殺人。卽與病相反。藥性平和者。不能殺人。與病相反。性又不平和。而用藥甚輕。不能殺人性。既相反。藥劑又重。其方中有幾味中病者。或有幾味能解此藥性者。亦不能殺人。兼此數害。或其人病甚輕。或其人精力壯盛。亦不能殺人。蓋誤藥殺人。如此之難也。所以世之醫者。大半皆誤。亦不見其日殺數人也。卽使殺之。乃輾轉因循。以至于死。死者不覺也。其有幸而不死。或漸自愈者。反指所誤用之藥。以爲此方之功。



效。又轉以之誤治他人矣。所以終身誤人而不自知其咎也。惟大熱大燥之藥。則殺人爲最烈。蓋熱性之藥。往往有毒。又陽性急暴。一入藏府。則血湧氣升。若其人之陰氣本虛。或當天時酷暑。或其人傷暑傷熱。一投熱劑。兩火相爭。目赤便閉。舌燥齒乾。口渴心煩。肌裂神躁。種種惡候。一時俱發。醫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歸元。或云此是陰症。當加重其熱藥。而佐以大補之品。其人七竅皆血。呼號宛轉。狀如服毒而死。病家全不以爲咎。醫者亦洋洋自得。以爲病勢當然。總之愚人喜服補熱。雖死不悔。我目中

所見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醫者與病家。無一能聽從者。豈非所謂命哉。夫大寒之藥。亦能殺人。其勢必緩。猶爲可救。不若大熱之藥。斷斷不可救也。至于極輕淡之藥。誤用亦能殺人。此乃其人之本領甚薄。或勢已危殆。故小誤卽能生變。此又不可全歸咎于醫殺之也。







出之或攻而散之較之服藥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故凡病之氣聚血結而有形者薄貼之法爲良但製膏之法取藥必真心志必誠火候必到方能有效否則不能奏功至于敷熨吊湯種種雜法義亦相同在善醫者通變之而已

貌似古方欺人論

古聖人之立方不過四五味而止其審藥性至精至當其察病情至真至確方中所用之藥必準對其病而無毫髮之差無一味泛用之藥且能以一藥兼治數症故其藥味雖少而無症不該後世之人果能審其人之病與古方所治之病無少異則全用古方治之無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風氣各殊人之氣稟各異則不得不依古人所製主病之方畧爲增減則藥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雜未免欲兼顧則隨症增一二味而藥又增矣故後世之方藥味增多



醫學源流記 卷上 李  
非其好爲雜亂也。乃學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藥該數症。故變簡而爲繁耳。此猶不失周詳之意。且古方之設。原有加減之法。病症雜出。亦有多品之劑。藥味至十餘種。自唐以後之方。用藥漸多。皆此義也。乃近世之醫。動云效法漢方。藥止四五味。其四五味之藥。有用浮泛輕淡之品者。雖不中病。猶無大害。若趨時之輩。竟以人參附子乾姜蒼朮鹿茸熟地等峻補辛熱之品。不論傷寒暑濕。惟此數種。輪流轉換。以成一方。種種與病相反。每試必殺人。毫不自悔。既不辨病。又不審藥性。更不記方書。以爲此乃漢人之法。嗚呼。

呼。今之所學漢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于近日之時醫。好爲高論以欺人。又人情樂于溫補而富貴之家尤甚。不如是則道不行。所以人爭效尤。以致貽害不息。安有讀書考古。深思體驗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







